書傳補商

書傳補商卷之八

桐城戴鈞衡述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王成王也釋文云王若曰馬本作成王若曰正義亦云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據此是漢時尚書皆有成字趙氏佑曰康誥酒誥皆有王若曰無以別異故特加成以別前誥之爲武王也蔡傳于康誥既正爲武王而于酒誥梓材概謂武王所作殊枉過正至云妹土商之都邑武王以其地封康叔則似更

志商都爲武庚之封者宜其來後人之攻詰也妹邦即沬北孫氏季宣曰妹古沬字明大命于沬邦者王教康叔申明其命于沬土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毖亦告也凡大誥誥毖者猶多方言誥告下文言誥教誥庶邦者文王時爲方伯故也惟天降命肇連下讀呂氏祖謙曰天下之物無一不本于天以酒論之麴

糵木火之劑皆天所爲天之降命所以使民置此酒者以祭祀無酒無以爲馨香非以資人之酣飲也後人失其本意乃以此得禍而亦曰天降者天理不在人心外民爲酒所困卽天之降威也陳氏櫟曰天降命與天降威當對觀設酒之初意本爲祭祀乃天之降命也此酒之流生禍亦天之降威也酒一而已用以祀者此酒也喪德喪邦者亦此酒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人之于酒知其祭祀而本于降命之天又能于燕飲而凜然知有降威之天則天理行而人欲窒方無酒禍矣案呂陳二說最善傳訓天降威以下另爲

節而以惟天降命十字爲申祀茲酒之義失語妙矣

惟行惟辜惟當訓是文選甘泉賦注言民之喪德亦罔非酒

是行君之喪邦亦罔非酒是辜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誥教百姓而必舉小子爲言者林氏之奇曰禁于未發之謂豫發然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湯訓蒙士文王教小子穆王告幼子童孫與易發蒙一也有正有事傳云有官守有職業者士蓋吏而言竊謂上既誥毖庶邦庶士少正御事此下二節乃告民也故特加

文王誥教四字若如舊解有正有事於小子既不相連屬亦與上文少正御事犯複且庶國飲惟祀又同祀茲酒之文矣戴氏械曰有正有所治也有事有所作也此言得之正猶職也正政古一字國語晉語政而役生政猶職也又漢書梅福傳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越于也見大誥將持也言文王又誥教小子各有職業各有司事無常飲酒于庶國飲惟祭祀時乃可然必以德持之毋至醉也孫氏繼有曰德將者獻酬升降雍容有禮之謂越庶國緊承誥說下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

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惟曰猶常曰也上節文王親自誥教小子此又教百姓各訓迪其子孫恐一人之教有不能遍也呂氏祖謙曰大抵縱酒者多不事稼穡勤稼心戚者必不暇縱酒聽貴聰不聰則誨諄諄聽藐藐矣當時飲酒者必以為小德無害于事殊不知正病之根源也以為小而不戒必至縱而不已故不可分彼為大德此為小德當以一體視之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嗣爾股肱傳云嗣續汝四肢之力義緒未明孫氏星衍曰嗣者韋昭注國語云世也言妹土之人世爲爾股肱也此言近是蓋將命康叔明大命而先告以妹土世爲爾之股肱其責在於爾也純其藝黍稷以下乃誥妹土民之詞首篇所謂大命而使康叔往申明之者也純專也專教之以此也奔走者即服勞左右無方之義洗腆傳訓絜厚義未明竊謂腆美也爾雅釋詁文洗腆者絜美之謂致誠也老子其致之注致誠也言力農服賈之人有貲財以孝養父母其父母慶喜子乃可自具絜美之食誠敬用酒若非孝養無彝酒也呂氏祖

謙曰前禁酒如此之嚴至此復教之使用者聖人之教至于斷絕人情則不行所以開其飲酒之門者多矣故開其一而使之有節但不可踰此節耳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上告妹土之民此告妹土之士大夫皆使康叔明于妹邦之大命也先民後臣者由卑及尊之意爾大克羞耇惟君最爲難解自傳以爲未詳後儒多強說其

也謂我西土非已往遠事也案金義較捷然邦君御

事小子在下謂我西土非已往語意無著加遠事字

則嫌紆曲竊由其義推之棐徂者非復往日也徂爲往日

互見梓材肆往姦宄殺人立政推乃弗作往任腆讀曰殄儀禮燕禮鄭注古文腆皆作殄又詩新臺鄭箋殄當爲腆二字通病也周禮稻人夏以水殄草而芟荑之注殄病也釋訓厚

殄之我我周也經中此類甚多宋吳棫執此謂酒誥

亦武王誥康叔之書不足據也言我西土非復往日

之西土其邦君御事小子尚能用我文王之教不腆

于酒此正與前誥毖庶邦御事誥教小子相應蓋當日紂之酗酒天下化之雖西土亦有不免自文王誥教之後邦君御事小子始皆不腆于酒也故我周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也至于今者對上棐祖而言非必成王作誥時也眞
氏德秀曰有司之不腆酒于天命何預乃以克受殷
命爲職此之由何也但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
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哉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
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
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衞邦
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
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
辟

上言剛受殷命以不腆酒之故以下復舉殷代之以
酒與亡者爲戒此先言殷之所以興也我聞惟曰我
聞常曰也廸助詞傳以廸畏爲畏見于行非也畏天
顯小民者林氏之奇曰天有顯道吉凶善惡各以類
應不可不畏也小民難保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亦不
可不畏也經德秉哲者陳氏經曰德者得此理經德
常其德而不失也哲者明此理秉哲持其明而不昏
也二家之義足以發明傳指有讀曰又見大誥言殷自
成湯以下帝乙以上其賢君咸能成就王道敬畏輔
相而當時治事之臣其輔佐又能恭也崇傳訓尚帶

訓也孔傳訓眾攷左傳崇多訓眾漢書五行志注及
廣雅皆同乃知眾爲古訓言君臣交相敬畏不敢稍
自暇逸況曰其敢眾飲乎越在外服以下言不止殷
王與公卿不敢崇飲外而邦國諸侯內而都鄙羣臣
下而閭里百姓皆無敢湎于酒者非惟畏法亦各勤
其業而無暇于飲惟相與助成王德之顯及治人敬
法而已治人承羣臣言敬法承百姓言越及也見上尹治也本說文傳引
呂義似失之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
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

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此言殷之所以亡也辜在商邑以下舊說俱屬紂言以今推之殷國與商邑複滅無罹與不克畏死複誕惟民怨與祇保越怨民罔不盡傷心複庶羣自酒與酣身燕喪威儀荒腆于酒複且誦之文義不順竊謂惟殷國以下指言當時黨惡之諸侯殷衆也上文言先王不敢崇飲必及外服內服此言後王荒酒故亦

必及眾俟也庶羣眾黨也自從孔訓用惟民速辜之民讀曰人阮氏元曰孔傳天非虐民惟民行罪自召罪古本兩民字俱作人則孔亦訓民為人王言我聞又常曰在今後嗣王紂酣醉于身政教廢弛其命令不顯著于民但安于作怨而不知改惟恣縱淫邪蕩泆于非常用燕樂而喪失于威儀民閒之無不盡然傷心爲之悼痛而紂乃荒病于酒不思自止其逸樂其心日加疾很死將及而不畏當是時罪固在于商邑惟縱惡之眾國亦滅亡而不以爲憂弗思明德馨香以交神明使升聞于天但大爲民怨日與眾黨用酒致腥穢上聞于天故天降喪于殷不復

愛殷矣所以然者惟其君臣過樂之故也天非暴虐
不仁乃人之自召其罪耳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
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予不惟若茲多誥傳義迂曲多方曰我不惟多誥與
此正同言予誥汝不爲此多言但引古人之言以爲
戒爾其讀曰豈王氏念孫曰禮記曾子問召公言于周公周公曰豈不可豈不可與吳語曰天王豈辱裁之豈皆當作其此其豈通用之證盤庚其猶可撲滅大誥厥考翼其肯曰多士我其敢求位與此皆讀爲豈監撫二字連讀撫覽也文選神女賦序于是撫心定氣注撫覽也言惟殷既墜命我豈可不大監覽于是乎傳訓撫

安非是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此節義絡最爲難解傳謂一節重于一節考經所言諸官初無分別次第且非增語不能成文此外諸家大同小異亦皆不免傅會絕無詞義稍明捷者蒙讀說文矧有語詞之訓見大誥又推大誥康誥知矧義若則而後于此節玩味再三雜取諸家之言略以鄙見釋之劼勤也廣雅文毖誥也見大誥殷獻臣謂賢臣舊仕

商而今里居者侯甸男衛謂四方諸侯接于衛者王安石義

賢臣似無待于劼毖然殷俗染溺已深恐賢者有所不免故教衆人自賢者始王樵說康叔爲方伯故所劼毖者及于侯甸男衛也林之奇說

太史內史者禮記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疏引康成酒誥注云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是即左史右史之官也友讀曰右江氏聲孫氏星衍俱讀友爲右勸也詩彤弓一朝右之傳右勸也周禮太祝以享右祭祀隊文右勸也祭古右通侑儀禮有司徹右几注古文右作侑侑訓勸故右亦可訓勸也友亦通侑釋名友有也相保有也衆保有即保侑古友有右侑侑宥又經傳彼此多互通越若也越若一聲之轉召誥曰若翼日乙卯又曰越翼日戊午二字同義通用事使也國語魯語備承事也注學

使也荀子正名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注事使也服休服采者疏引康成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王氏安石曰服休者以德爲事在位者也服采者以事爲事在職者也二說不同大抵皆卑于三卿者也傳本王義訓服休爲坐而論道服采爲起而作事坐而論道三公之職惟天子得以有之非康叔之所有也若爾也疇讀曰文選西征賦疇匹夫其已泰注疇猶酬也晉酬書詩義疇一作酬古酬訓讎儔字皆通用勸也詩彤弓箋罔語用語注皆同圻父三句傳從王氏安石讀句較孔爲優矣孔傳讀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皆以父字絕句蘇詩圻父疏引此條鄭康成注亦然是漢儒讀皆如此朱子曰荆公從違保辟絕句蓋出諸儒之表第訓若疇爲汝匹則似王朝之司馬司徒司空非康叔之三卿也且此

經凡四劼字以末句劼汝剛制于酒推之似一劼字
爲一層皆責重康叔之義訓爲況萬不可通今悉讀
若則言汝將勸告殷之獻臣及侯甸男衛以戒飲則
惟太史內史右勸之右勸獨言太史內史者周禮太
史之職掌邦之典法則大會同朝覲讀禮書而協事
內史之職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讀四方之事
書又掌書王命則二史乃主朝廷一切法令之出入
故誥戒殷獻臣侯甸男衛必賴二史爲之勸道諸侯
無內史據鄭康成以爲即左史右史然其所掌之事
大約同也若國中之獻臣百宗工則惟爾自使之服

休服采之諸臣則惟爾自㓗之圻父農父宏父國之大臣更惟汝是視欲其各盡厥職則惟汝剛制于酒以來之剛制于酒雖特見三卿之下其實總承通節劼毖者勑告之以剛制于酒也惟爾事者惟爾使之剛制于酒也惟若疇者惟爾㓗之剛制于酒也而以汝自剛制于酒終之教化之事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羣飲非元惡大憝之比遽加以殺似失之過傅謂羣飲爲姦惡引蘇氏夜聚曉散等語以證之可謂善體

經義者矣金氏履祥曰此防殷民之亂也古者羣飲惟蜡惟鄉飲射饗衆而飲皆有同治之無
故而忽羣飲非姦究即叛亂可知案此亦申明禁傳之義以衆觀之經義實不如
此考周禮地官胥師司虣禁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
可則搏而戮之又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
兩是古者羣飲明有刑罰況紂時朝廷酗酒羣下化
之沈湎荒淫積重難返非處以重刑休以嚴法必不
能驟挽而使之轉當見近世酒徒職業荒廢心志昏
傲大則尋仇報怨小則呼市眠途不顧父母之飢寒
婁孥之凍餒典衣竊物日夜圖酣一似得之則生弗
得則死者戀酒之溺人何其毒倘喪性雖嚴父師保

不能絕其嗜好也當紂之時舉國盡若是也王者于此少事寬容是依然陷民于死地孰若先示以不可犯之禁使畏而不敢入乎且其執拘歸周之義大可思也使命康叔曰遇羣飲者殺無赦康叔行之則多殘民康叔而不行則爲廢命且使民知王法有所不能盡誅則愈以肆其僥倖苟安之志惟嚴其刑曰殺民即好飲未有不愛其生者分其權曰歸周周之民皆守文王之誥教不腆于酒者也商民之酗酒者苟來周而見周民絕無腆酒之事又畏王法之將及于死未有不愧悔而痛改者是孟子引置莊嶽之意也

其不改者殺之王殺之也非康叔虐其民也其改者赦之王赦之也康叔之威不損也一拘執之閒寬以時日俾民自新而民于其時感悟湔滌者已不知其凡幾矣此王者仁至義盡之心也先儒之說猶淺之乎測經矣

林氏之奇史氏漸謂此羣飲爲周人之已故文王教而不改者而以下文諸臣惟工爲商人于商人則待之以教而使悛于周人則殿之以殺而使羣對民與又謂羣飲爲百官有司之自周而往者非小民羣飲此皆因一殺字過重彌縫經義而不知其不可通也余友方氏宗誠題余說而又廣其義曰微子傷紂之亂首曰我用沈酗于酒父師之答亦首曰方興沈酗于酒太甚數紂之惡亦首曰沈面曰淫酗蓋其亂德暴虐之根皆酒之爲禍也其下化之作惡不一端而酒爲甚諸惡亦皆原酒而起故王命康叔三篇首言明德慎罰乃爲圖之大要既又特以酒誥出言之蓋能使民不[illegible]于酒而後可以[illegible]

風移俗化民致治方淫酗成俗之時欲除其風俗未殄禁不能故特重其法曰予其殺且後儒不見紂時酒之為禍以為羣飲之罪小不當曰殺不加于今時立法于羣飲者即曰其殺誠過也于紂之時立法以禁民不曰其殺不足以禁民也蔡氏亦不悟此因以羣飲為姦惡是于經文之外添出別文不知羣飲乃姦惡之根先王之所以嚴者除其根也而以為即姦惡誤矣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迪何中語助辭見盤 惟與也有斯明享傳謂不忘教辭者我則明享之文既迂宂明享二字亦憑空拉入夏氏僎曰有此酒者將以明潔為享祀之用非為羣飲

設也此如文王誥庶邦庶士謂祀茲酒之意蔡此義勝傳錢氏時亦同此幾細推之猶未能與上文一氣相貫竊謂享饗古一字明享者顯明宴飲而無所顧忌者也詩彤弓一朝饗之鄭箋大飲賓曰饗易大有公用亨于天子釋文亨注享享宴也國語周語王乃淳濯饗醴注饗飲也乃猶而也見康誥恤顧也國策齊策不恤楚茨注恤顧也蠲貸也呂刑上帝不蠲蔡傳訓貸考釋文蠲多訓除除亦有貸意事使也見上又濱謂非使也言民之羣飲者汝盡執拘以歸于周矣又若殷之諸臣與百工其湎于酒者勿用遽殺之姑惟教之教而改毋事殺也如有此顯明宴飲而不用我教辭者惟我一人其弗能顧之其弗能貸之矣乃使是同

于殺也弗恤弗蠲句乃事時同于殺句向來解者俱以弗蠲乃事爲句故曲說難通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毖告也勿辯乃司民湎于酒當依孔作一句讀王氏引之曰孔傳辯訓使辯之言俾也書序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馬融本俾作辯辯俾聲近而義同俾亦使也廣雅釋詁辯使也小爾雅同後人不知辯聲義與俾字同于是古義失而句讀亦外矣案王說是也傳訓辯爲治訓司爲有司讀勿辯乃司句言不治諸臣百工之湎酒則民之湎酒者不可禁義亦可通不

如孔傳之捷此外王氏安石謂汝司民有湎于酒則以正治之勿爲之辯以爲無罪蘇氏軾謂當專一司以祭沈湎若以泛賚羣吏而不辯其司禁必不行呂氏祖謙謂勿辯爲何謂復有循舊習者汝不可辯說誘之舊習實乃所司牧之民湎于酒是誰之過歟王氏充耘以司猶幾和遏棄厥司之司謂康叔而沈湎乎酒不治其職則何以禁民之湎酒哉此皆不得孔傳訓辯爲使之義而強爲之說者甚哉故訓之學之不可不通也

附錄諸家論說

林氏之奇曰史記曰紂好色淫樂以酒爲池以肉爲林使男女裸相逐于其閒爲長夜飲百姓怨望而諸侯畔列女傳曰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爲長夜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爲炮烙之法則知紂所以肆志于民上而恣其淫欲百姓離散諸侯攜貳者惟其爲長夜之飲也紂既沈湎于酒其臣其民皆翕然化之君臣上下無非沈湎之人也紂既以是覆宗絶祀而其餘習猶存成王既以殷之餘民封康叔將使敷仁義之教以革貪頑之俗殷之俗其所以不美者以酒爲之禍

耳將遏其禍源以反正此酒誥之所以作也

朱子曰南軒解酒誥天降威處誠千百年儒者所不及今備載其說曰酒之爲物本以供祭祀奉賓客此卽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于失德喪身卽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之降威者乃並與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于暴殄天物釋氏惡之必欲並蔬果吾儒則不至于暴殄而已衣服而至于窮極奢侈釋氏惡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奢侈而已至于惡淫慝而絶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慝而

已釋氏本惡人欲幷與天理之公者去之吾儒去人
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
濁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既窒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
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
史氏渐曰吾竊嘗衞人何其服酒誥之訓世守于無
窮也始也商俗溼湎武王以酒誥戒之逮幽王之世
上下沈湎衞武公作賓之初筵以見衞人非特一時
閒訓不敢自逃于禁防又能以其所以爲禁防者傳
爲子孫法焉
黃氏腊曰古之爲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

香下逆求諸陰之義也後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奉親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冠昏賓客然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未嘗過也自禹飲儀狄之酒而疏之然不謂其太甚已而亡國之君敗家之子接踵于後世何莫由斯然則文王之教不惟當明于妹邦家為一通猶恐覆車之不戒也

張氏奕曰人主皆欲多端必欲禁止痛絕之逆而不順反致橫流酒誥之言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此于其知識未開即謹以父兄之教易所謂童

牛之牿也若既長矣先王又必有法以防範之告之以孝告之以忠告之以悌天下有爲忠臣孝子悌弟之人而猶沈湎于酒以喪身敗德者乎且曰不敢自暇自逸人能終日孜勉謹于職業則皇皇孜孜之不給而尚有沈湎于酒者乎此絕之以其道易所謂豶豕之牙是也聖人教人之法大約不出此兩端而已又曰懲忿窒慾之事柔弱者不能勝惟剛德足以制之故酒誥之終篇告以禁止之法曰矧汝剛制于酒蓋剛明之氣足以懾服羣私如一將當關而賊自退避稍一寬假則向時熟徑又不覺失足于其間矣天

下凡事有明知其非而樂于因循憚于改作者皆坐此失也獨戒飲云爾乎

書傳補商卷之九

桐城戴鈞衡述

梓材

梓材一篇序以爲與康誥酒誥同爲成王誥叔之書史記衛世家言周公懼康叔齒少爲梓材示可法則言成王周公不同其言誥叔則一伏生大傳乃謂周公命伯禽之書載康叔伯禽見商子事今推經文絕無周公命伯禽之義此謬說不足信也所以然者由此篇後半先王今王之文解爲成王誥叔語氣萬不可通故史記大傳揣意爲說自後強詞以解者甚多

王氏安石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覲禮考之天子以正遐諸侯則稱王然諦審經文不似以君告臣口氣林氏之奇謂周公當攝政之日雖稱王命以告其實皆周公之辭故有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惟王子子孫孫之文然究無以解於篇首王曰二字吳氏棫謂王啟監以下乃臣告君之詞非康叔之誥疑洛誥中脫簡朱子是之蔡氏遂本以作集傳而又斷自今王惟曰以下始為人臣進戒之詞本吳氏而小異其說後之儒者多宗之而金氏履祥復以康誥篇首惟三月四十八字當在此篇之首謂周公當作洛

詩道王徳意以告諸侯篇首王曰封嘗爲周公曰之
誤前半篇即周公咸勸之事後半篇即洪大誥治之
文集庶邦一節則營東都爲四方朝貢道里之均先
後迷民一節乃恭殷遷洛密邇王室之化其說詳載
通鑑前編以今推之多不可通且欲順梓材原文而
亡制康誥四十八字入此又必改去王曰封三字乃
可以遂其私說意在尊經實亂經也吳氏澄又割王
曰封至戕敗人宥屬入康誥朕心朕德惟乃知之下
凡民自得罪之前而以康誥首四十八字冠于此篇
之首直接以王啟監云云又於惟曰若稽田以下前

後任意改置輕妄可笑　國朝說經者又各異其辭
以余所見其悖戾者非鮮今採其稍可通者數家有
謂今王惟曰以下當在洛誥其事惟爽僻後乃惟孺
子之前此宗吳棫之言而實其說者錢氏辨也夫蔡
傳但云進戒斷簡未明當入何篇卽才老疑爲洛
誥之文亦未斷當入何所蓋疑而又闕疑今乃概指
其實未敢信也有謂王曰封至監罔攸辟爲周公誥
康叔今王惟曰以下乃周公因誥叔而幷誥成王者
王氏鳴盛也夫篇首有王曰封三字明是成王誥叔
卽謂周公代作亦公述王意不得謂前半爲公誥叔

後半因誥王也有謂王曰封以下周公述王命之詞

王啟監以下周公自申誥康叔之詞者趙氏佑也夫

述王則述王自誥則自誥何以一篇之中前後迥若

二人況後半文義全不似誥叔語氣邪有謂王曰封

以下成王誥康叔王啟監以下康叔復成王者姚氏

鼐也有同姚說而謂厥亂爲民以上爲成王告叔曰

無胥戕無胥虐之曰即康叔答戒成王之發語者孔

氏廣森也有同姚說而謂康叔答成王之文當斷自

汆王惟曰始者江氏聲也案王啟監至監罔攸辟衡

厥語義曰啟監曰爲民曰邦君御事曰監罔攸辟皆

責重臣下之詞其言王皆泛指王者不似下文稱王直若與王面語者然則此仍作誥叔爲得毋胥戕虐之文與厥亂爲民緊接不得割厥亂爲民上屬則姚氏孔氏言猶未當也江氏似爲得之細推稽田作室梓材之喻與下文先王受命今王當和懌先後迷民者義緒脗合朱子亦嘗曰稽田垣墉之喻與無胥戕無胥虐之類不似蒙昔嘗取姚氏孔氏江氏之言斷以朱子之意分惟曰若稽田以下爲康叔誥王之詞以爲與其謂爲誤簡使學者之心無所定止不如謂爲康叔因王之誥遂復進戒于王似非穿鑿傅會者

比近讀姜氏兆錫尚書參義而知前說之誤並知姜說之猶未全合也姜之言曰篇中本自脈絡貫通讀者誤分章段遂覺不類而疑簡編之錯亂訓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二句當緊冠於惟曰若稽田之上下文所謂今王者對古王而言上下文意相足初無自稱之嫌其曰敷菑垣墉樸斲喻王之倡於上疆畎塈茨丹雘喻邦君之率於下自先王至丕享言敬監之義而治民在其中自皇天至受命言治民之意而命監亦在其中末節總承其意結言之已語詞若茲句監惟曰句承上言王法祖爲民之意如此則今爲監

將何如哉亦惟曰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可也監卽上文王啟監監罔攸辟之監案義意旣不改易經文又不使篇中前後異說誠爲至善第反復令王惟曰至用懌先王受命云云終不似成王自言語氣若稽田之喻旣未親切亦與今王惟曰以下毫不相生且通篇何似零散觭詘惟曰若稽田以下成王教康叔宜常進戒於王而代述其詞也自古王若兹監罔攸辟乃承上起下一篇關鎖以上言王命監以保民以下言監亦當時以保民進規於王也已若兹監云云乃歎監能若此則可常有國家與王之

子孫同常有此民也通篇大意祇是以德保民首曰以厥庶民逹大家逹王惟邦君見庶民之情惟恃邦君之德有以通之於上下也汝若恒越曰以下見逹民之情惟在慎刑慎刑之道惟在敬德也王啟監以下教邦君以德保民也惟曰若稽用以下教邦君亦必時告王以德保民也至末復以保民總結之如此則通篇氣脈融洽分明而古人文法之空遠高妙愈讀而愈出矣若夫篇中艱奧之語解者私意各出異說紛紛今則抉善而從補以管見其不合者雖有可取概不援入庶使意義歸一讀者了然於心焉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林氏之奇曰自古天下之患常起於上下之情不通上之情莫不願通於下下之情莫不願通於上然而常蔽塞不通者無以達之也故誥康叔如此則自天子至於庶民其好惡喜怒莫不曉然而可知上下交通而無閒此則邦君之任也陳氏大猷曰大家之情與國之臣民常觀蓋臣民素服屬於大家國君能施仁政撫其臣民由臣民以達其情於大家則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又由臣以達其情於天子而邦君之責盡矣王氏樵曰以某達某者謂先得乎此之心而

後可以通乎彼也魯君失民故不能制三家故違乎
大家有道臣民愛戴政自行於大家矣不能其大夫
國人何以事上故達乎天子有道一國順治情自孚
於天子矣案三家之說足以輔傳錄之
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
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
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傳於此節甚略以爲文多未詳此外解說繆戾者多
其稍可通者又或通於此不通於彼閒嘗反復推之
而得其大指越讀如國語越於諸侯之越謂揚言也

晉語使越於諸侯注越發聞也爾雅釋言越揚也淮南俶眞暴行越智於天下注越揚也皆播揚之意

師師管氏同曰師者衆也師師蓋衆多之貌皐陶謨曰百僚師師微子曰卿士師師非度梓材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其解皆如是訓者或謂轉相師法或謂有典常之師可師法或謂以官師爲師胥失之矣案管說是也蓋猶濟濟之意尹旅江氏聲曰尹正也正大夫也旅衆也謂衆士也厲殺人者林氏之奇曰以論語所謂厲己孟子所謂厲民觀之則厲殺人者不以其罪殺之也勞憂也淮南精神篇竭力而勞其民注勞憂也又氾論篇以勞天下之民注勞憂也敬勞者敬愼憂憫之意徂始也

詩四月六月徂暑鄭箋徂始也徂厥之厥何中助詞多士誕淫厥泆誕淫泆也召誥
徂厥亡徂亡也立政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之下惟克宅心也指與此厥字同往往日酒誥我西
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孔傳訓徂為往曰徂邦君御事小子猶此往姦宄殺人又立政桀德惟乃弗作往
任往亦往日也謂紂時也歷謂用律爾雅釋言辟歷也郭注未詳邵氏晉涵曰釋詁
云辟律法也律與歷辟相近漢書律歷志云以律起歷又律法也負不取法焉律歷古通用故爾雅辟訓
法又訓歷也律人法律法之人也肆往姦宄殺人句歷人
宥句上肆故也下肆助詞書多肆字有訓今者有訓故者有訓助詞不為意者
求可一例厥君指紂而言微子曰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
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又曰今殷民
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則紂時之

刑罰顛倒不當誅而誅當誅而不誅者多矣所謂姦宄殺人律人宥也所謂厥君戕敗人宥也上言邦君賢能達上下之情夫上下之情所以達者在於用德而去刑則慎刑其最務也然慎刑不在於空言必已身實有敬慎憂恤之意而後宣下稟之言汝若常時揚言呼衆多之卿大夫告以我不虐殺人非徒告之已也亦其君先能敬慎憂恤而後臣始敬慎憂恤非以身率不可也不觀往者商紂之時乎故往者姦宄殺人主律之人舍宥縱之其所以致於宥縱者亦見其君上行事凡戕敗人者皆宥不問故也紂有罪

人其臣亦有上行下效之不爽如此然則汝可不敬勞以率臣哉兩曰字屬康叔言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仍王誥叔之詞不承上曰字貫下讀肆往姦宄殺人云云舉紂時臣子效君之縱有罪人反言以明君先敬勞臣乃敬勞之意兩厥君字緊相呼應下文王啟監云云又申言不可不敬勞之義也如此則上下文脈莫不貫通而各虛字之精神亦出沈誦久之有順逆回環抑揚開合之妙

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

啟監猶建侯也林氏之奇曰周官太宰曰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注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然則監者蓋指諸侯而言啟監者猶曰立其監也傳訓如三監之監似誤厥亂爲民者王氏引之曰厥亂爲民論衡效力篇引作厥率化民爲者化之借字亂者率之借字也亂字古音在元部率字古音在術部古元術二部音讀相通若今文尚書呂刑其罰百率古文作鍰是其例也君奭曰厥亂明我新造邦厥率明我新造邦也雒誥曰亂爲四輔率爲四輔也亂爲四方新辟率爲四方新辟也亂與率同皆語詞而無意義解者訓爲治失之案王說近是古文亂字有作

緜者求諸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薛季宣書古文亂作緜是孔穎中古字也與率相似或彼此傳寫誤耳敬寡屬婦傳謂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增文成義考敬通矜矜鰥古一字呂刑哀敬折獄尚書大傳作哀矜漢書刊定國傳作哀鰥是敬矜鰥三字通用之證孟子老而無妻曰鰥王制作矜矜鰥務傳通用者多敬寡即鰥寡大傳釋梓材曰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皆天下之悲哀而無告者叢即說此二字屬婦釋文云妾之事妻也又小爾雅廣義曰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婦與鰥寡對文此極言民之可哀惜者故曰至於合由以容言皆當用以寬容待之也傳

解台由以容似穴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傳訓責效與
下厥命曷以不能一綫衔續竊謂效授也卽授命也
左氏昭二十六年傳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注效授其
也文八年傳效府於節人注效猶致也致亦授義
猶之也見盤庚引長也孔傳如此傳訓引掖嫉曲言王者所
以建立諸侯大率為民嘗告之曰毋相與為戕殺暴
虐之事國之窮民至於鰥寡屬婦之類皆當用以容
保之然則王之授邦君與御事者其命曷以哉亦惟
長養民長安民而已
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
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

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稽田三事卽下文先王勤德肆王惟德之喻也三既勤與先王既勤相應夾近孔傳釋文皆同爲於王念孫曰莊二十二年左傳於於正義釋文於本或作爲國策西周策曰君不如令敝邑陰合於秦史記作當君傳作於傳二十二年設諸傳曰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言言懷於近也近於禰宮也古爲於字通互詳盤庚作使也見酒誥方並也本鄭注儀禮鄉射禮文亦承上詞既盡也

后羣后也虞書曰羣后四朝式用也典常集會也爾雅

釋言文又詩下又集於蓼箋同丕大也庶邦享指近服之諸侯言蓋文王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暢怙之事也庶邦丕享則合遠近而言蓋武王大會孟津有天下朝諸侯之事也故下文緊接皇天既付云云傳訓兄弟為友愛方來為方方而來后為後王典為舊典皆曲此只專就先王以明德受命言與下皇天肆王之文緊相遞接肆王惟德用傳謂非是用宜連下讀越及也肆今也先後傳云勞來大約開導扶持之意承上文言自古王者欲監之保民罔諄諄告之若此矣為監者亦罔敢放辟惟教戒共王曰若治用畯既勤勞廣去草

棟矣惟其陳列修治而爲之疆畔水道也若作室家既勤勞築垣墉矣惟其泥飾而覆蓋之也若作梓材既勤勞樸治斲削矣惟其飾以朱漆與采色也今王其常自念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於近服近服之庶國來享使其兄弟之國亦來亦皆盡明其德由是羣后用常集合遠近之庶邦皆大來朝享而有天命皇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於先王矣今王亦惟修德用和悅開導愚迷之民用安先王所受之命而已若非德則民不可安先王之天命不可恃也成王教監之宜常進戒於王者若此其意若爲叔言又若不專

爲叔言古人文法高遠空廓一氣讀之自見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已歎詞若茲監者謂爲監能若此也蓋指上文進戒於王而言欲猶期也至萬年指監之有國而言惟王之惟與也經中惟多若與禹貢齒革羽毛惟木酒誥惟亞惟旅詩靈臺虡業維樅賁鼓維鏞皆是也成王歎言爲監而能若此惟曰其國家可期至於萬年而與王子子孫孫永遠保有此民矣蓋國之立監所以代王保民者也不能保民則國不可以久國之立監又所以輔王保民者也不能時戒王以保民則王之天下亦不可以久君臣交儆子孫世守而後

天下國家可萬年如一日也此邦君所以貴能敬勞
明德愼刑上使天子忘其尊而情與小民相洽下使
小民忘其賤而情與天子相通上下之情無一日不
相通則天下安得而不久安長治邪通篇大指蓋若
此
附錄諸家論說
蘇氏軾曰詳考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四篇反復丁寧
以殺爲戒以不殺爲德此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
不殺者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
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子孫者多矣而世主不以爲

黠小人又或附會六經以勸之殺悲夫殆哉唐末五代之亂殺人如飲食周太祖叛漢漢帝使開封尹劉銖屠其家百口太祖旣克京師夜召其故人知星者趙延義問漢祚所以短促延義答曰漢本未亡以刑殺冤濫故不及期而滅時太祖方以兵圍劉銖及蘇逢吉第期滅其族聞延義言矍然貸之誅止其身子讀至此未嘗不流涕太息故表其義以救世云

林氏之奇曰蘇氏誠仁人之言也自古小人將借邪說以逞其志者未有不以前世聖君賢相之事跡以爲口實也故有蓄異志而伐其君者則必以湯武爲

口實遂私臆以廢其君者則必以伊霍爲口實不獨此也言用兵者不言秦始皇而言高宗之伐鬼方言田獵者不言太康而言宣王之會東都蒐以始皇太康之事而說其君其君必不聽也始皇太康後世之所惡聞而羨稱也以高宗宣王而說人主人主必將甘心焉此小人託六經以文姦言之常態也如使此四篇之文以殺罰爲先則後之欲嚴刑峻罰以持天下者必將以此藉口則此四篇毋乃始作俑者乎蘇氏之言其有功於教化者此類也

陳氏櫟曰康叔以衛侯爲司寇故武王命之多及於

刑康叔反覆於明德愼罰悉矣不得已而及於速由
文王罰刑迷由兹義率殺酒誥又以懲羣飲爲務而
曰予其殺時同于殺皆非得已也逮至梓材誥誡於
此終矣慮康叔因前二篇屢及於殺而意或偏倚於
刑故此篇惟以尚寬宥無刑辟爲言仁哉帝王之心
也

書傳補商卷之十

桐城戴鈞衡述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二月孔謂周公攝政七年與史漢竹書紀年皆合鄭本伏生謂攝政五年改二月爲一月非是步行也非必徒步之謂禮少儀曰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鄭注步行也是車行正謂之步孔氏穎達曰文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於豐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而至豐以遷都之事告也不言告武王廟者省文也

惟大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越若來傳訓於豐迆邐而來虛揣增文竊謂越于是也王引之曰夏小正傳越有小旱傳越于也于猶今人言于是也又張衡思元賦注曰爰于是也爰越古通同義用若而一聲之轉言于是而來也朱子集解采劉一止之言曰越若發語聲來三月猶言明三月也是讀越若來三月爲句攷漢書律志引武成篇粤若來三月旣周書世俘篇文同似漢人讀五字爲句今以文義衡之未必然也召公至洛在戊申其發行未知何時孔氏穎達謂即以乙未發豐事或然也

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上言經營初度地此言攻位初興役也葉氏少蘊曰攻位者闢荆棘平高下以定所經營之位也衆民稱庶殷者以皆殷之舊民也此即洛民傳謂所遷殷地頑民非是遷殷實在營洛後也說詳後多士篇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若及也漢書高帝紀若一郡降者封萬戶注若及也後漢陳忠傳注同若越同義故

皆訓及用牲于郊牛二傳謂祭天地故二牛與孔以后稷配天故二牛之說異今攷逸周書作雒解曰乃設邱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此孔傳所本又自古禮家皆謂南郊祭天北郊祭地故有圜丘方澤泰壇泰折之殊陽祀陰祀夏至冬至之異是祭天祭地別地別時二牛之說似宜從孔爲是公羊宣三年傳云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郊特牲亦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此皆孔證然祭天祭地平時固有夏至冬至之分而此當位之初成乃特行此典以告天地非常祀可比或同日而並舉亦未可知且傳言祭天地亦未言合祭則於郊者蓋兼南郊

北郊而言不得謂其說之謬也用社于新邑社卽左
祖右社之社不言稷者孔謂省文是也或以爲用社
卽祭地非是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旣
命殷庶庶殷丕作
庶殷者衆殷民也先言民而後言邦伯者功役之事
一切皆民之所爲特命侯甸男之邦伯以統率之耳
故下文只言庶殷丕作周書作雒解云乃作成周大邑
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于洛
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又云乃位五宮大

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凡此皆庶殷之所丕作也

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旅王若公舊解多悖義孔謂諸侯公卿并覲於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是言成王此時亦在洛攷疏前後所引鄭康成之說亦同其解取幣錫周公又皆以爲召公入稱王命以賜而鄭且以爲戒成王立於位云云案經文詳紀召公周公來洛及營洛日月初無成王來洛之文史記周本紀魯世家書序及大傳亦皆言周公召公絕無言及成王之語今乃謂

經不書成王爲無事王無事何取此來王旣來不得云無事其不通一也周公以乙卯至洛洛誥紀其獻卜於王使命來往明白詳細此王在鎬未至洛無可疑者祖鄭者知其意難通乃謂嘗在獻卜之後始來此近日漢學家之言攷宋林氏之奇於洛誥使來告卜謂當周公之至洛王向在鎬故遣使而來以所得卜告錢氏時謂洛之近地必別有次舍爲王留行之所而使使者以地圖并卜來獻皆不得經指而曲說如是無論經文毫無影響卽諸家史傳亦未有言及者何據而爲此言乎其不通二也謂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無論憑空撰造卽以情事衡之錫爲王錫何以王不自錫而必命召公錫

之旣以王命錫公則必有錫公之語何以其下卽戒成王且幣旣錫公命爲王命下文接以旅王若公又何說也况篇末有惟恭奉幣之言固明明獻王非賜周公也其不通三也鄭又以幣爲璋以皮與寶玉大弓謂他日魯之所有卽此時所賜則尤盲瞽之談不足詳辨洛故朱子謂此誥召公因周公以告於王者呂氏祖謙謂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取諸侯幣物因周公以達之鎬邑蔡傳引之此精確不磨之說也惟謂洛邑事畢則非此章緊接庶殷丕作之下蓋周公旣定役書民

成遂事公謀歸周也卽以與也見盤庚錫呂訓與最當堯典師錫蔡傳訓錫

爲與古者上賜下謂之錫下奉上亦謂之錫錫訓與猶
貢之言賜也貢賜爾雅文拜手稽首謙禮致敬以入辭也
旅者蘇氏軾曰旅如庭實旅百之旅若及也誥告庶
殷越自乃御事傳謂御事猶今稱執事稱謂古人質
樸君臣告戒悉爾我直言不似後世迂曲且與全經
御事之義不合此外惟錢氏時之說較勝其言曰誥
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與盤庚數於民由乃在位同詳
觀此誥始終無非警戒成王而云誥告庶殷越自乃
御事何邪召公當庶殷丕作之後歷陳商與亡之故
正將開釋羣疑慰答衆望雖主爲成王而發亦因以

暜告庶殷使之莫不曉然明白洞達乃者指殷而言由殷御事以達殷民也殷民難化御事實倡之故後又有王先服殷御事之言案此被傳義優矣細審之卒與上下文義不相通貫反復沈誦久之而豁然悟也猶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者庶殷即上文丕作之庶殷越助詞自從也乃猶其也見盤庚言營洛之事庶殷既經用誥誥告之後皆從其御事黽勉效功見公可以歸且以告王不必以此爲慮也當時周公用誥之後庶邦冢君與召公蓋皆入在公所故召公因周公將歸乃與庶國長君出取幣乃復入奉周公曰拜

乎稽首陳王及公所誥告之庶殷皆已各從其御事
勉力與作王不必以此爲慮也王之所當慮者皇天
之付命耳故下遂悉陳進戒之詞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
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

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十字作一句讀元子只泛
言天子張子西銘所謂宗子也以下文元子哉證之
可見不必主紂爲天之元子說或又以紂爲殷王元
子則更拘矣曷其柰何古人自有重文如是趙氏佑
曰丹陽姜氏姜名上均著有尚書參議分嗚呼曷其四字爲句其

音甚先詰之而後責之之辭也微子若之何其詩予曰何其夜如何其正同一例棻姜讀雖巧恐非經義

天旣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此節義緒本明惟傳解在天二字太拘又以後王後民連讀故謂語多難解竊意越厥後王句後民茲服厥命句後民茲服厥命與下夫知保抱句緊相呼應傳謂後王後民皆指受後民何得解爲受乎後王指紂言紂初卽位民亦皆服從其命以先哲王

之德澤在人也厥終言其後也夫丈夫也禮曲記若夫坐如尸釋文夫丈夫也檀弓夫由賜也見我釋文同按古多以夫爲丈夫故此經釋文云夫如字禮疏云夫猶人人言天下盡然引王肅曰匹夫欲知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又元胡一桂曰當加傳所謂故夫致死焉之夫皆丈夫也徂厥亡之厥句中語助見梓材即徂亡也

言天今者既永絕大邦殷之命矣此殷邦也固多先哲王在天德澤遺留者遠及其後王嗣位後民亦皆服從其致命追其既也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向之服厥命之民咸知保抱攜持其婦子以哀呼天將欲徂亡出見拘執無地可容天於是哀此下民遂顧命用勉德者以代商謂文武也夫殷多哲王德澤甚

違紂一無道民卽叛之民叛之天卽絕之然則天之遐終殷之命也非天有私於殷惟哀民之故不得已耳民之哀籲天也非民之不肯服命惟哀其婦子不得已耳民叛天怒雖有祖宗之德澤不能救孫子之危亡然則王今者其可不速敬德乎善哉陳氏櫟之言曰祖宗之不可憑藉如此言外之意謂成王今日不可盡恃大王王季文武惟敬德庶可疑固天命而

迓續祖德爾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天迪從子保傳云從其子而保之似迂王氏引之曰迪用也牧誓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史記周本紀作不用子讀為慈古字子與慈同墨子非儒篇不可使慈民晏子外篇慈作子文王世子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緇衣故君子民者子以愛之皆慈愛也又曰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謂慈愛百姓也天迪從子保者言天用順從而慈保之也周語曰慈保庶民親也案王讀子為慈較順第訓從為順從義猶未捷從猶就也禮曲禮必操几杖以從之檀弓從而謝焉注皆訓就廣雅釋詁曰從就也言天用就而慈保之也面鄭氏康成注儀禮面鄉云面猶向也鄉射禮大射儀凡兩見天若者即天理言天心之所順也大迪格保者格猶懷也爾雅釋詁格懷同訓至小爾雅格懷同訓止古字同訓者多可互訓

言天用懷保也天迪從子保天迪格保保俱緊連面稽天若讀謂先民有夏天用就而慈保者以其能尚稽天若也今相有殷天用懷保者亦以其尚稽天若也其後世不能面稽天若故皆墜厥命矣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稽古人德二句推所以無遺壽者之故也兩其字即指壽者言之有讀曰又見大誥陳氏櫟曰老成知古又能知天如太公周畢諸公不可遺也稽考古德非壽者聞見之遠無所質稽考天意以定謀慮非壽者德

盛智明則不能決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

後用顧畏于民碞

傳讀王不敢後句較孔讀用上屬者爲勝矣然以今

休屬上誠小民爲訖而謂王當不敢緩於敬德增敬

德成句亦未合竊謂今卽也孫炎注爾雅卽猶今也王引之曰今亦可訓卽

今休王不敢後者言卽今當圖休美王不敢後也後

與今緊相呼應蓋當時作洛將以遷殷殷民方未和

懌故告以誠小民宜卽今圖之不敢後也用顧畏于

民碞正申言所以不敢後之意碞傳訓險蓋本蘇氏

蘇氏軾曰嵒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矣今案書序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官營求得諸傅巖史記殷本紀作得說於傅險是巖可訓險之證嵒巖古一字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王來者言王他日來也其者先期之辭錢氏時曰其作大邑下三其字當是將營洛時有此議是周公定論如此也紹承也見大誥自用也疏引鄭王皆訓用服同段說文云治也旦曰者王氏肅曰禮君前臣名故稱周公

之言爲旦曰也中猶成也禮禮器名山升中於天注中猶成也中乂成治也傳云宅中圖治嫌亢言王他日來承上帝用治於土中則旦當言曰其作大邑其自是可以配天可以慎祀神祇其自是可以成治王其有成命治民而即於休美矣今猶即也上見陳氏櫟曰作洛之事召公任之而未嘗明言之至此方言服於土中而舉周公之言以見作洛所以配上帝奉祭祀成治功凝天命其重如此蓋下文將自進其敬德祈天之忠言所以先引周公期望之語以開其端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

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此召公告成王以用治土中之要務也服殷御事云者當洛遷殷將使殷之臣民與周之臣民雜處欲服殷民必先服殷臣欲服殷臣必使之與我周御事同心而後爲誠服其所以服之之道無他亦惟節其性使日進於善而已而欲節其性使日進於善則惟在王之自敬其德也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孔讀九字何傳讀王敬作所句不可不敬德句蓋以敬卽德德無不當敬曰敬德可也曰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似未合然以經文推之曰敬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語義

嫌複朱子亦嘗曰主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只是一句則古說亦未可廢也陳氏櫟曰般人漸於習染而其性流今欲節之而使其性復亦惟化之以敬德耳敬者一身之主宰性卽心所具之理也敬則此心收斂於天理之中而性可節不敬則此心放縱於人欲之僞而性日流日其邁卽上達夫天理而日進乎高明之意也然王欲爲化商而始勉强於敬哉特自敬爲我所不可不敬之德而已謂之不可不敬蓋敬者人心所當然而不可不然者非有所勉强而然如飢食渴飮之常無所爲而爲者也能如此則敬盡於此而

人化於彼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我猶春秋我師之我自召公言之訓我周也下不敢知之我則召公自謂不其延兩其字韻諧之見盤庚林氏之奇曰古人之於天命不以為必有不以為必無而每致於不可測知之域惟人事之修於昭昭赫赫之開者則未嘗不盡言之也故召公於夏殷之有歷

年及不其延皆曰我不敢知者疑之之詞也至於敬
德則有歷年不敬德則墜厥命蓋無可疑者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我我周也惟思也若猶其也見盤庚言今王繼二國而
受命則我周亦思此二國命之所以長短而嗣其功
也國功曰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
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
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王乃初服傳劉屬上節增況乎爲說非是王充論衡

率性篇引此經亦以王乃初服連於歲若生子讀朱
子書說亦然則此仍當依孔爲是初服亦依孔氏作
新即政說傳牽涉新邑非是觀下文初服新邑並言
可知貽孔讀爲遺疏曰命由已來是自遺也呂氏祖
謙曰哲命者人心所有之明哲非自外來也罔不在
厥初生自貽哲命作一句讀猶言自貽哲命罔不在
厥初生也知今我初服謂天道昭昭不可隱也朱子
云天無一物之不燭已知我初服宅將是也傳謂今
天命王以哲命以吉凶命以歷年皆不可知所可知
者今我初服如何爾義似圓通實則增文衍說且斷

知今我初服爲節制宅新邑下又爲一節亦非召公

意謂今者王乃服政之初歎言若人之生子罔不在

厥初生之時自遺哲命不可不愼也今天其命以哲

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昭昭在上實知我之初

服宅茲新邑也肆惟王其疾敬德以應天王其惟德

是用以祈天永命而已陳氏櫟曰今日作邑而自服

土中是中天下定四海之一初也天之命吉凶判於

此王之能敬德祈永命與不能亦判於此召公所以

欲王乘此初機而疾敬德也疾云者欲其乘此機而

速勉之有今罔後之謂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亦大也詩豐年亦有高廩鄭箋亦大也又噫嘻亦服爾耕鄭箋亦大也用乂之用以
也民若有功與下三句緊相連續蘇氏曰民之有過罪實在我及其有
功則王亦有德何也王之位民德之先倡也蓋謂若
欲民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刑用於天下也
其義亦通不如訓民若爲民順
則有功與上下文尤爲銜接
刑儀刑也言王勿以
小民過用非法大敢殄戮以治之民順則有功其惟
王位在德元小民乃儀刑用德於天下於王之德亦
顯矣若第殄戮雖望有功也殄戮與德元緊相呼應
所謂小民淫用非彝者蓋指殷民而言若周之民固

不至於此也前言服殷御事在節性此言待殷頑民
在慎刑皆告王他日來新邑撫御臣民之道也而一
皆歸重於王之自修其德右君臣之相勵如此下文
統言君臣皆當各盡其道云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
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我我周也丕語詞若如也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
殷歷年猶云丕若有夏歷年有殷歷年式勿替也古
人錯綜成文往往如此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

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拜手稽首與前同皆召公自言致敬以陳辭非親行此禮於王前也洛誥拜手稽首誨言立政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皆同讎民孔訓匹民言治民者非一人民在下自上匹之君子不可以匹民稱也傳訓殷之頑民與友民為對錢氏大昕曰聖人以天下一家豈有彼此之別周之伐殷誅無道非讎其君也殷命既黜而讎其民何以服天下今案錢說近理不獨此也新王革命民思故主不即向化自周視之曰頑民自殷視之曰義民謂之頑民

猶可謂之雝民則不可謂之爲雝其王雝民乎亦民

雝王乎且雝民之下友民之上繫以百君子亦覺不

相倫類而以友民訓周之友順之民二字於他經絕

無所見朱儒說雝民友民雖大抵同此蒙意不敢謂

然也遍攷宋後說經諸家又多牽强無足采竊謂雝

詩曰籲俗子正論云賢聽四海注聽與籲同謂計度也古雝嗨籲酬字皆通用故此經釋文曰雝一作酬互詳酒誥篇籲民猶謀民也籲民百君子五字連讀以

與也見盤庚越惟也召公於篇終復拜手稽首以陳詞

曰予小臣敢與王之謀民百君子惟友愛民以安受

王威命明德則王終有天之成命王之德命亦以顯

矣亦者承上威命明德而言勤勞也用以也我非敢自謂勤勞惟敬奉幣帛以供王讀絕何能祈天永命而已

附錄諸家論說

王氏安石曰洛者天下之中以天事言則日東景朝多陽日西景夕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非特如此而已懲三監之難盖殷頑民遷以自近洛距妹邦為近則易使之遷作王都焉則易以鎮服也雖然鎬京宗廟社稷官府

宮室具在不可遷也故於洛邑會諸侯而已

陳氏大猷曰成王實都鎬京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於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示天地沖和之氣宅土中以莅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并建兩京亦深識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周公成王之遺意歟 案三代時鮮有以地勢之險阻為重者成王不遷洛邑止以先王宗廟社稷之所在不肯遷耳形勢之說春秋以後始有之

末

林氏之奇曰召公之卜也其至誠之所感召可以通天地神明故其應也如響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營洛之謀成王君臣既有定議矣於是謀及卜筮也太王之遷岐聿來胥宇而後爰契我龜文公之遷楚邱望楚與堂而後卜云其吉皆此類也

又曰無彊惟休亦無彊惟恤猶所謂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也唐太宗時突厥請入朝帝謂侍臣曰向日突厥之强恐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

邊境安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又嘗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召公所謂惟休惟恤者太宗其深知之矣

又曰殷多先哲王在天者朱子發云人之死各反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升則無不之矣聖人死曰神賢人死曰鬼衆人死曰物聖人淸明在躬志氣如神故五帝配上帝傅說上比列星賢人得其所歸衆人則知富貴生死而已其思

慮不出於心腹之間衽席之上夸張于世自以爲利爲物欲蔽之不能自反其初故謂之物以此觀之則精神之在天必哲王也

又曰此篇大意在于祈天永命而其所以祈天永命者敬德而已蓋敬德在人而永命在天修其在人者而在天者自至如炊之必熟耕之必穫也苟其德之不然而晏然自以爲天命之在我此則紂之謂已之有天命也其亡不旋踵矣魯哀公問孔子曰國家存亡倘有天命惟非人也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殃不能加也唐德宗謂自古興衰皆有天命

今之厄運恐不在人陳贄曰天所視聽皆因於人非
人事之外自有天命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
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大抵臨亂之君莫不自
以爲有天命今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事乎故召
公於成王初服以此告之賢者之愛君必止亂于未
形而開邪于未然若其已然而後救之則衆人之所
皆能也成王之成厥德蓋有自來也
眞氏德秀曰一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曰曷其奈何
弗敬曰王敬作所曰不可不敬德曰王其疾敬德兩
言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曰肆惟王其疾敬德言

之諄挈之切老臣事少主惓惓之心也異時成王爲守文令主而周家卜世卜年過於夏商且過其歷然後知召公之言眞人主之藥石國家之蓍龜也